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與金寶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七

世家一

南唐李氏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蠡午各挾智力擅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旣俘李氏納欵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僨北漢

而海內一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  
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  
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  
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  
作列國世家

南唐李景本名景通後改爲璟避周廟諱後改爲景父  
昇吳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有  
傳景十餘歲以父任駕部郎中諸衛將軍後唐天成二  
年溫卒昇遂專吳政昇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拜兵部  
尚書參知政事昇出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事知內外

左右諸軍事項之亦赴金陵爲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  
吳禪國號大齊改元昇元僭帝號居金陵自云唐宗室  
建王恪之後下令復姓李氏國號唐封景吳王諸道元  
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昇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  
尊母宋氏爲皇太后立妻鍾氏爲皇后用宋齊丘周宗  
爲宰相郊祀天地天福末遣其將祖思全何洙侵福建  
漳泉之地漢乾祐初李守貞以河中叛潛遣舒元楊訥  
間道求援於景景命其將李金全郭全義出師應之金  
全以聲勢不接初不願行景固遣之至沐陽聞守貞敗  
乃還周廣順初景又遣其將邊鎬平湖湘尋復失之顯

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進圍壽州太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爲附庸未幾又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大破景軍於紫金山降其將朱元克壽州冬又克濠泗二州五年春改元中興未幾又改元交泰是春周師克楚州又進克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之地畫江爲界稱臣於中朝歲貢土物數十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朔上表稱唐國主世宗答書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

江南國主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其使景又上言世宗請傳位於世子冀世宗賜書勉諭之乃止景旣失淮南之地頗躁憤惡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徵吉皆殺之六年十月冀卒命御厨使張延範充使吊祭建隆元年太祖受命卽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繼來降周成等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遣歸二月景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賀登極及澤潞平景又貢銀五千兩爲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純千匹絹五千匹又遣其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物每歲冬正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產珍異金銀器用繪

帛片茶爲貢每景及錢俶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景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口馬三百疋橐駝三十以爲常制是年親征李重進駐蹕廣陵遣其左僕射嚴續來犒師俄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朝行在所又遣其戶部尚書馮延魯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銀器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及錢銀綾絹皆有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覷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

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京城之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感弱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上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撫之俄而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吊祭贈賻絹三千匹子煜又遣其臣馮謐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煜乃謚景爲明道崇德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少聰悟喜讀書屬文  
工書畫知音律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  
帥封鄭王景始嗣位以弟齊王景遂爲元帥居東宮燕  
王景達爲副元帥就昇樞前盟約兄弟相繼中外庶政  
並委景遂參決景長子冀爲東都留守後又立景遂爲  
大弟景達爲齊王元帥冀爲燕王副元帥冀鎮京口周  
師征淮吳越圍常州冀部將敗之景達屯濠州兵劔遁  
還及割地後出景遂爲洪州元帥封晉王景達撫州元  
帥立冀爲太子景遂尋卒數月冀亦卒乃立從嘉爲吳  
王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爲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

康改名煜立母鍾氏爲聖尊后以鍾氏父名泰章故也  
妻周氏爲國后遣戶部尚書馮謐來貢金器二千兩銀  
器二萬兩紗羅繪綵三萬匹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臣  
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  
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  
繼傾懇悃上告先君固匪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  
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旣長且嫡俾司國事  
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  
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掩丁艱罰遂玷纘承  
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

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  
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  
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  
匪邀名既嗣宗枋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日  
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  
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  
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  
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隣於弊土近似  
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卽自嚴部曲終不先  
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辰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

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  
使遠臣得安危懇太祖詔答焉自景畫江內附周世宗  
貽書於景至是因煜之立始下詔而不名會昭憲太后  
葬煜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貢三年詔煜  
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鬪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  
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  
犒師脩貢其大慶卽更以買宴爲名別奉瓊玩爲獻吉  
凶大禮皆別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吊乾德  
元年煜上表乞呼名詔不許二年又詔江北許諸州民  
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權

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三年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開寶四年又以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來上又遣弟從謙奉瓊寶器用金帛爲貢且買宴其數皆倍於前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使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諸王爲國公官號多所改易五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爲常

太祖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是歲煜又貢米麥二十萬石雖外示畏服脩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潛爲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使來朝煜但奉方物爲貢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其飢民七年秋遂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興師致討以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曹彬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潘美爲都監煜初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脩來買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及至遂留於別館王師克池州又破其衆二萬於采石磯擒其龍驤都虞候楊收



宋史卷四十七 列傳  
七  
等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脾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溫諸孫元

楮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爲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爲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秉一炬來攻襲北砦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獲其將帥悉佩印符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彬軍圍城又命左拾遺知制誥李穆送從鎰還本國諭以手詔促其降會潤州平煜危迫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奉方物來

貢手書奏自以來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俄復遣鉉等入貢仍乞緩師又不答但厚賜遣之初從鎰之還詔諸將罷攻城而煜終惑左右之言猶豫不決遂詔進兵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宮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舍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論文告而弗賓申吊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

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問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泊聞危迫累示招携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

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妻周氏封鄭國夫人又以其子神武右廂都指揮使仲寓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宣州節度使從鎰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江州節度使從謙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從度爲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從信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姪戶部尚書仲遠爲右驍衛將軍刑部尚書仲興爲右武衛將軍禮部尚書仲偉爲右屯衛將軍宗正卿季操爲左武衛將軍殿中監仲康爲右領衛將軍殿中少監仲宣爲

監門衛將軍仍賜其弟姪宅各一區太宗卽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詔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從善字子師僞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充海沂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時太祖平劉鋹將召煜入朝故授從善節制仍賜汴陽坊甲第一區煜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衙內都指揮使兼左都押衙崔光習爲右千牛衛將軍衙內都虞候兼右都押衙子再興爲右千牛衛中郎將並同正又封從善母凌氏吳國太夫人江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出爲通許監軍四年卒年四十八子仲翊大中

祥符初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猷景德中特錄爲三班借職嵩從誦本名從謙僞封吉王後降封諤國公隨煜歸朝爲右領軍衛大將軍遷右龍武大將歷知隋復成三州上表改名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子仲偃大中祥符八年舉士之對混世陳史五曆歲十帝爲地實晉德內其季操昇從父弟僞江王暹之子也從煜入朝後爲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爲單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仲寓字叔章少聰慧能屬文多才藝僞封清源郡公歸朝爲千牛衛大將軍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瓊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迨十年爲政寬簡部內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錢二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爲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置資產以贍之舒元穎州沈丘人少倜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通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詣河中謁李守貞與語

奇之俱館於門下守貞謀叛遣元與訥問道乞師江南江南遣大將軍皇甫暉等率衆數萬次沐陽爲之聲援會守貞敗元與訥留江南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爲李平元事李景歷江寧令駕部員外郎文理院待詔嘗坐事左遷世宗征淮南諸郡多下元求見言兵事景大悅遣率兵攻舒州復之卽以爲團練使又平歷陽景以元爲淮南北面招討使周師圍壽春景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率兵來救以陳覺爲監軍總軍政元素與覺有隙覺密表譖元於景信之立遣大將楊守忠代元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景欲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

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爲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衆歸世宗景盡誅其妻子世宗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爲檢校太保蔡州防禦使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宋初從平李重進改沂州防禦使爲滑州巡檢使與節帥不協誣奏元爲同產妹婿宋玘請求事得釋詔元復姓舒氏開寶五年爲白波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五特贈武泰軍節度元辯捷強記治郡日或奏其不親獄訟事多寃滯太祖面詰問之凡所詰元必具誦欸占指述曲直太祖甚嘉歎之子知白知雄知崇知白至作坊使知雄初補殿直雷有終薦授供奉官郵延路

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知白嘗奏事太宗語及之卽召出授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道歸嵩陽舊隱復爲王嗣宗李元則所薦授供備庫使歷知棣州麟府郵延鈐轄又知處州復求入道面賜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獎乾興元年卒年八十一知崇累歷內職至供備庫使嘗爲廣州鈐轄河北安撫副使卒知白子昭遠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評事因對自陳改大理寺丞賜進士第至太常博士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聞京洛父光嗣爲平盧軍節度副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逐

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誅光嗣熙載奔江南歷僞吳淞和常三州從事李昇僭號爲祕書郎令事其子景於東宮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熙載自言受昇知遇不得顯位是以我屬嗣君也遂上章言事切直景嘉納之又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大爲宋齊丘馮延巳所忌昇將葬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博士時江左草創典禮多闕議者以昇繼唐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爲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以爲昇與旣墜之業請號烈祖景由是益加恩

禮擢知制誥熙載性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晉天福末中原多事江南方盛其臣陳覺馮延魯建討福州師敗而還景釋不問罪熙載與徐鉉同上疏請寘于法覺延魯宋齊丘之黨也熙載爲齊丘所排貶和州司馬語在徐鉉傳久之召爲虞部郎中史館脩撰拜中書舍人世宗平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及煜襲位卒行其議以熙載爲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其弊熙載頗亦自悔熙載善爲文江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客

生徒雜處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相之終以帷薄不修  
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卽路煜留  
之改祕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頃之如  
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  
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左僕射平章事謚  
文靖葬於梅頂岡謝安墓側命徐鉉集其遺文熙載才  
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遣  
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爲韓夫子顯德中熙載來朝廷歸  
景問中國大臣時太祖方典禁兵熙載對曰趙點檢顧  
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太祖登極景益重之頗以文章自

負好大言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  
在魯分時太宗鎮堯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  
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  
笑之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  
安李昇僭號立子景爲太子謐與兄延巳俱以文學得  
幸及景嗣位累遷至中書舍人晉開運末閩越大亂景  
遣謐與諫議大夫陳覺乘傳安撫謐遂矯詔發數郡兵  
攻福州及敗引佩刀自刺親吏制之不死長流舒州會  
赦敘用復爲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江南以揚州爲東



都命謚副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謚髡髮爲僧匿于佛寺  
爲官軍所獲世宗釋之授太常卿賜與甚厚數年拜刑  
部侍郎放還爲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  
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子伉歸中朝  
與兄儀价並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  
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藩郡皆有治跡咸平三年  
知福州卒特賜錢十萬錄其子玄應同學究出身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  
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陳喬韓熙載徐鉉等共  
薦於景爲祕書省正字直崇文館煜襲位遷虞部員外

郎史館脩撰未幾知制誥爲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嵩  
山道士楊訥依河中帥李守貞漢乾祐中守貞反遣訥  
與舒元乞師江南守貞敗訥遂易姓名江南以爲員外  
郎遷衛尉少卿蘄州刺史戶部侍郎平好神仙修養之  
事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亦好神仙遂相善二家  
皆置淨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  
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  
督之事行百姓大撓未幾而罷佑自以爲衆所排因憤  
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爲朋比將謀反叛又言國將  
亡非已爲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知

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爲樞密使小校侯英典禁兵煜  
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千人煜手書教  
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  
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面目以  
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父蔭爲軍校父死  
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三州刺史勤於吏事入爲諸  
軍都虞候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  
繼勳尚少遂爲大將貲產優贍營第舍車服畜妓樂潔  
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敗衄繼勳欲煜之

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蹙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  
爲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雹繼勳  
又密陳滅亡之兆徧禱或有募勇士欲夜出營邀宋師  
者輒鞭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闕城爲宋師  
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  
驚懼知爲左右所蔽及巡城還繼勳從至宮煜乃責其  
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巒  
割其肉頃刻都盡紹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煜召爲國子  
博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煜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列傳  
求能使交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  
召爲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  
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意李煜強遣來耳  
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隱太祖許之江  
南平以惟簡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開寶九年上書  
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也改虞部郎中致仕  
以其子繕爲京兆府鄠縣主簿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  
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  
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  
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李元昊為皇太子元昊死元昊子  
 元昊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業李  
 元昊列傳第二百三十八國則斷元昊子元昊死元昊子  
 元昊世家二大補回平章事崇聖宮東川節度使孫  
 以昇與西蜀孟氏  
 西蜀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其先邢州龍岡人父  
 知祥事後唐武皇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是為瓊華長公  
 主同光初知祥為太原尹知留守事三年平蜀四年以  
 知祥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明宗即位命  
 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授之長

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清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天祐十六年巳卯十一月生昶於太原初知祥鎮西川不及以族行天成元年奏遣衙校迎家太原明宗因令部送長公主及昶與所生母至蜀公主以長興三年卒知祥初署昶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僭號以昶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止稱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尊其母李氏爲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

以事誅仁罕知業乃親政事十三年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鳳州防禦使石奉頽俱以城降昶時契丹亂華漢祖起并門中土蝗旱連歲昶益自大開貢部行郊祀禮自此君臣奢縱及周世宗克秦鳳昶始懼放還先所獲濮州刺史胡立致書世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願敦鄉里之分世宗怒其無禮不答昶愈不自安乃於劔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內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塲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玄喆爲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母

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如昭遠者出於微賤但自爾就學之年給事左右又保正等皆世祿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緊急此輩有何智略以禦敵高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能遵用其言及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等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仍給賜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遣孫遇楊蠲趙彥韜爲謀至京師彥韜潛取昶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以告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

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吊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先是太祖已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卽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充鳳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充副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吏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方友充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充濠砦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

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砦都監殿直鄭粲充先鋒都  
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延讓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  
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  
節充戰權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  
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  
軍白廷誨充濠砦使御厨副使米光緒充馬軍都監儀  
鸞副使折彥贊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岳充先鋒  
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濠砦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  
美充戰權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充戰權左

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權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  
諸州兵二萬人分路討之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  
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  
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  
廟算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  
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柰何若在地上以今之  
兵力到卽平矣上壯其言謂之曰汝等果敢如此我何  
憂乎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砦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  
錢帛分給戰士及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  
進等來拒戰昭遠等相繼就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

其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其副以守劔門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宋師已破劔門遂遯歸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昶益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以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嚮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三年正月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齋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獲少延未援

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等旣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贊詣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卽世臣方卅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日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



官王茂隆再齋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

中宵撫然兆民何罪屢馳駟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庫府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齋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匹又賜昶母金器三百兩銀器

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其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卽日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

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後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闈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鶉首之奧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奉祿餘官除拜有差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於大明殿賜尚書令追封楚王

諡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  
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  
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并土妾  
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卽  
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  
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  
汝旣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  
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昶俱葬洛陽詔發奉  
義甲士千人護送七月正衙備禮冊命昶其文曰維乾

德二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戊子皇帝若  
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子孟昶冊贈之典  
所以彰世祚而紀勲伐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  
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乘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  
德於勛華體深仁於湯禹旣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  
凶暨荆及衡洗蕩逋穢以爲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  
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  
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  
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  
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欵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

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  
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  
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  
寧輿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  
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  
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贄持節冊贈爾爲尚書  
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  
楚大邦併示追崇負超彝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  
昶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初昶在蜀專務  
奢靡爲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

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  
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  
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又  
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召主收  
贖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卽議討蜀而未果至太祖乃  
平之昶三子玄喆玄珪玄寶玄寶先卒僭贈遂王昶弟  
仁贄仁裕仁操昶旣降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伊審徵  
檢校太尉兼侍中韓保正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王  
昭遠工部侍郎幸寅遜武信軍節度保寧軍都巡檢使  
李廷珪來闕下審徵授靜難軍節度昭遠授左領軍衛

大將軍寅遜授右庶子廷珪授右千牛衛上將軍韓保  
正未授官卒保正昭遠廷珪川中各有田宅詔各賜錢  
三百萬又成都人王處瓊少孤有司籍其金寶昶降輦  
送闕下太祖聞之令計其直還焉玄喆字遵聖幼聰悟  
善隸書年十四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  
諸衛事嘗自書姚崇口箴刻諸石昶賜以銀器錦綵廣  
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  
五年立爲皇太子宋師將至以玄喆爲元帥精卒萬餘  
旌旗用文繡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玄喆慮霑濕令解  
去俄雨止復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識者異之及

聞劔門陷遂奔東川數日棄軍遜歸入朝與昶同日宣  
制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  
百壺玄喆獻馬二百匹白玉水晶鞍勒副之移鎮貝州  
在鎮十餘年亦有治迹太平興國初移鎮定州三年加  
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爲鎮州駐泊兵馬  
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遣與軍  
器庫使藥可瓊深州刺史念金鑠左龍武將軍趙延進  
殿前都虞候崔翰四方館使梁迴翰林使杜彥圭帥兵  
歸屯定州俄契丹入寇玄喆與諸將校破之徐河以功  
封滕國公入爲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知

滑州淳化初病求換瀕淮一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五贈侍中初玄喆在貝州凡民輸稅者皆令出商算規其餘羨以備留使之用人煩苦之景德中都官員外郎孔揆使河北表論其事詔除之有子十五人隆記隆詰隆說隆詮並進士及第玄珏初封王與玄喆並日封拜仍檢校太保少端敏常侍昶射雙箭連中的昶奇之賜錢三十萬時玄珏方就學爲選起居舍人陳鄂爲教授至是自陳願以錢賜鄂昶嘉而許焉鄂嘗倣唐李澣蒙永高測韻對爲四庫韻對四十卷以獻玄珏益賞之廣政二十三年玄珏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久之加檢

校太傅歸朝爲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代玄喆判金吾衛仗太平興國九年出爲宋曹兗鄆都巡檢又改右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復爲右神武統軍六月出知滑州三年卒十四年仁贄字忠美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廣政十三年封雅王檢校太尉二十年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及昶降遣仁贄奉表詣闕太祖召見廣德殿賜襲衣玉帶鞍勒馬俄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師精於爲文

仁裕字鳴謙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與仁贇同日封彭  
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黔州武泰軍節度二十四  
年加檢校太尉歸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遷  
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傅  
仁操初爲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仁贇同日封嘉王檢  
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果州永寧軍節度嘗侍昶射  
於梔子園仁操連中的者三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尤  
奉釋氏深究其理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  
武統軍雍熙三年卒  
伊審徵字申圖并州人父延瓌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

以女妻延瓌僭封崇華公主延瓌歷陵嘉眉三州刺史  
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  
雲安權鹽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機務急召爲通  
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領蜀州刺史秦鳳興師命檢校  
城砦俄領武泰軍節度選其子崇度尚公主又改寧江  
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昶事無大小一  
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略爲已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  
奉降表詣軍前昭遠時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  
授靜難軍節度乾德六年移鎮延安開寶末入朝改右  
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

卒年七十五太平興國二年洪古金吾肅於襄陽正平韓保正字永吉路州長子人父昭運從知祥入蜀及知祥僭號署珍州刺史保正初事知祥爲押衙及僭位以爲豐德庫使兼廣義庫使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復刺漢州拜宣徽北院使會鳳翔侯益歸欵以保正爲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陽時晉昌趙贊亦謀歸蜀爲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僞將李廷珪先退師保正次陳倉與大將張虔釗龐福誠謀議不叶益亦中變遂還成都俄爲雄武節度領兵出新關至隴州漢兵固守保正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其親吏楊虔範訟保正

不法昶令斬虔範釋保正不問俄改夔州寧江軍節度李昊讓度支以保正代之未幾加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遷奉鸞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選其子崇遂尚主宋初荆南高繼沖納土昶聞之以保正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聞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爲山南節度興元武定緣邊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王師進圍之保正懦弱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陣以自固爲史延德所破保正以麾下遯延德追擒之送全斌全斌驛置闕下太祖召升殿勞問



賜袍笏金帶茵褥鞍勒馬仍賜甲第未及命官而卒贈  
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益州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謹爲  
童子知祥鎮蜀一日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智謹  
得入時昶方就學知祥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昶  
嗣位以昭遠爲捲簾使茶酒庫使會樞密使王處回出  
知梓州昶以樞密事權太重乃以昭遠及普豐庫使高  
延昭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  
恣其取不問加領眉州刺史出爲永平軍節度不數月  
會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議以閑地處之昭遠

遽以永平讓繼勳歲餘爲夔州寧江軍節度昶母常言  
昭遠不可用昶不從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  
事及入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街使張仁貴爲副使知  
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  
昶遣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始發成都昶遣其宰相  
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  
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  
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劔門已破昭  
遠股慄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惶恐不  
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

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爲追  
騎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廣南平  
奉使交趾開寶八年卒諡哀深至冀趙崇韜入蜀廷隱拳勇有  
智略知祥麾下無及者東川董璋襲成都廷隱大破之  
璋奔歸爲部下所殺知祥遂有其地及僭號以廷隱總  
親軍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累遷至太師中書令  
宋王卒諡忠武崇韜驍果有父風昶自置殿直四番取  
將家及死事孤子爲之始命李仁罕子繼宏趙季良子  
元振張知業子繼昭侯洪實子令欽及崇韜分爲都知

領之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克秦鳳將入蜀境爲崇  
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選其子文亮尚公  
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  
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  
人爲宋師所擒昶高彥儔并州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蜀  
累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馬步  
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克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  
人燒砦毀閣遁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彥  
儔領趙州刺史俄爲奉靈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銳

馬軍都指揮使加光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源州武定軍節度周顯德初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玘閉關不納以城歸朝廷彥儔遁歸成都昶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三年出授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廷讓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

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卽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昶母語昶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一百一十五 兵考一百一十五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爲本州義軍裨校乾興中昶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燭爲謀至都下彥韜潛取昶

與并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并赦遇蜀  
出師西討並以爲鄉導克興州以爲本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爲不法部民  
有訴被盜劫財物鞫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採取其心肝  
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蔡州對錄大自焚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蜀爲義軍裨校以功  
遷戰權都將久之擢爲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分  
兵由峽路入將壓其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宋師迎  
入城太祖聞之甚悅蜀平卽授永州刺史秩滿入朝改  
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卒昶之入朝也爲左羽林將

軍景昭弟處瑋等四人隨行卒於道太祖憫之以其男  
補供奉官殿直

幸寅遜蜀人初仕昶爲茂州錄事叅軍昶好擊毬雖盛  
暑不已寅遜上章極諫深被賞納遷新都令拜司門郎  
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  
事中預修前蜀書拜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判吏部三  
銓事領簡州刺史隨昶歸朝授右庶子嘗上疏諫獵太  
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  
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路而卒  
李廷珪并州太原人七歲隸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

僭號補軍職累遷奉鑾肅衛都虞候賞拔階州之功領  
眉州刺史會圖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三萬出子午谷赴  
援始出谷聞趙贊爲王景崇所逼遂退軍以廷珪權知  
興元俄召歸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刺史拜雅  
州永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閬  
州保寧節度護聖控鶴都指揮使周師攻秦州以廷珪  
爲北路行營都統秦成階三州竟爲周所取廷珪奉章  
待罪昶釋之以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分  
衛聖光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呂彥珂爲之  
使並隸廷珪總領之時論以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當

復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蜀成都  
巡檢使改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  
使王全斌之下劔關也昶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  
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  
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  
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  
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  
珪素儉約不蓄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  
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爲右千牛  
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卒先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正川

中各自有田宅昶降後奉表上獻詔各賜錢三百萬以償其直直獲百萬以獻昶請以錢於魏國昶亦以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容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至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爲亂兵所殺是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數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州城昊踰城出爲候騎所得知俊與語甚器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知俊歸蜀僞署遂州武信軍節度以昊爲從事王建使知俊出師令昊主留務會建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襲僞位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昊仕蜀顯達乃遣心膂張金王彥間道迎其母昊請告境上奉迎衍賜以金勒名馬昊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首號慟哀感行路蜀亡入洛明宗授昊檢校兵部郎中詔西川孟知祥三川制置使趙季良同於權鹽度支戶部院間授昊一職昊至蜀久無所授會知祥奏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昊辭歸洛知祥始辟爲觀風推官遷掌書記知祥稱帝擢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昶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出知武德軍府加承旨昶嘗欲命昊二子官昊固讓且言遂州判官石欽若蘇涯前蜀時同在

劉知俊幕下願回授欽若等子昶嘉歎許之仍授昶三  
子官俄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  
事監修國史因請置史官乃以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  
外郎趙元拱爲修撰雙流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  
爲直館俄加昶左僕射昶令就知祥真容院圖文武三  
品以上於東西廊以昶有叅佐功特畫於殿內自知祥  
領蜀凡章奏書檄皆出昶手至是集爲百卷曰經緯略  
以獻昶賚以珍器錦綵俄命判度支戶部廣政十四年  
修成昶實錄四十卷昶欲取觀昶曰帝王不閱史不敢  
奉詔丁母憂裁百日起復俄修前蜀書命昶與趙元拱

王中孚及諫議大夫喬諷左給事中馮侃知制誥賈玄  
珪幸寅遜太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黃彬同撰成四十  
卷上之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俄加司空領遂州武信  
軍節度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  
昶嘗召四孫悉授太子司儀郎舍人並賜緋昶又改判  
度支使其子孝連尚昶女鳳儀公主累遷太常少卿資  
州刺史長子孝逢給事中蜀平隨昶入朝太祖優待之  
拜昶工部尚書賜第以孝逢爲膳部郎中孝連爲將作  
少監親屬乘舟自峽下至夷陵妻死昶聞悲愴成疾而  
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昶前後仕蜀五十年昶之世位

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昶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得李紳武宗廟人相制書還以遺吳昊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昊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晏飲所費無算以帛置千匹謝季札初王衍降莊宗昊草其表昶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晒之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孝連後至司農少卿昊孫德隣至國子博士德錫進士及第辛寅繳太保少卿德隣亦同復中黃琳同殿四十五母守素字表淳河中龍門人父昭裔僞蜀宰相太子太

師致仕守素弱冠起家僞授祕書郎累遷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爲雲安權鹽使召見其二子克溫克恭並賜緋以次子克恭尚昶女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政二十年拜工部尚書時昭裔判鹽鐵衰老不能親職委其務於判官李光遠事多留滯昶患之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時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守素奉親頗勤至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詔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城歲餘爲兄之子岳州司法正已訟其居父



喪娶妾免正已亦坐奪一官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太祖征河東命權知趙州及平嶺表移知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逋賦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爲質守素表其事卽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齋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次子克恭尚昶女鑾國公主仕爲光祿少卿歸宋至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迴益州華陽人父珏通泉令迴少事王衍爲中書

舍人後唐同光中蜀平隨衍至洛陽補秦州從事知祥鎮成都迴復來入蜀知祥僭號以爲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昶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從昶歸朝爲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嶺南平議遣迴祭南海迴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迴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

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  
 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  
 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迴欲驗言  
 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  
 是不復召迴好為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亦非所長  
 但在蜀日卿相以奢靡相尚迴猶能守儉素此其可稱  
 也蜀陳史轉吏部侍郎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  
 平章翰林學士開平賦貢舉除太常寺卿  
 夔州涪州夔州人置賦新詩以爲中書舍人  
 昶五十一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考證

孟昶傳年始十六○錦里耆舊傳後主卽位年十四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考證

宋史卷四百八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九

世家三

吳越錢氏

吳越錢俶字文德杭州臨安人本名弘俶以犯宣祖偏諱去之祖鏐因黃巢之亂據有吳越昭宗授以杭越兩藩節制封彭城郡王歷梁後唐加吳越國王卒子元瓘嗣元瓘卒子佐嗣佐卒弟侗嗣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遂迎立俶事具五代史俶卽元瓘之第九子也母越國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四百八十

列傳

一

恭懿夫人吳氏晉開運中爲台州刺史數月有僧德詔語俶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俶從其言卽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漢乾祐初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吳越國王賜號翊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玉冊三年江南遣其將查文徽攻福州俶發兵擒文徽獻捷加尚書令周廣順初授諸道兵馬元帥二年授天下兵馬元帥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治忠正功臣六月丁母憂起復世宗卽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

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吳程圍毗陵陷關城擒刺史趙仁澤路彥銖圍宣城俄俶軍戰敗復失常州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俶班師五年夏四月杭州災府舍悉爲煨燼將延及倉庾俶命酒祝曰食爲民天若盡焚之民命安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內侍賫詔恤問是歲淮南內屬遣翰林學士陶穀司天監趙脩已使俶賜羊馬橐駝自是以爲常七月又遣閣門使曹彬賜俶兵甲旗幟六年恭帝嗣位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

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母族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二年遣使賜俶戰馬二百羊五千橐駝三十乾德元年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瑇瑁器數百事來貢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未幾遣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疆倨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

宏麗儲侍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奉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詔以草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戰馬及羊諭旨於俶七年五月賜俶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劔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八年俶率

兵援常州加守太師詔俶歸國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  
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上嘗召進奏使任  
知果令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  
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卽當遣還不久留也朕  
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論功以俶大將  
沈承禮孫承祐並爲節度使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  
人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氏子惟濬平江軍節度使孫  
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  
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  
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

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卽日宴長春殿  
俶又貢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賀平江左  
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  
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又貢白  
金十萬兩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三月庚午  
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劔履上殿或書詔不  
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勲賢輝映  
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  
遠撫輿區於吳會勒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師  
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轉翼帝室震疊皇

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愨爲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齋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爲謝太祖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敘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

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卽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旣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太宗卽位加食邑五千戶俶貢御衣通天犀帶絹

萬匹金器瑇瑁器百餘事金銀釵器五百事塗金銀香  
臺龍腦檀香床銀假果水晶花凡數千計價直鉅萬又  
貢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藥萬斤乾薑五萬斤茶五萬斤  
俶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孫氏卒  
遣給事中程羽弔祭九月上言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  
三年三月來朝遣判四方館事梁迥至泗州迎勞惟澹  
先在闕下上遣至睢陽候俶俶先遣孫承祐入奏事上  
卽遣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於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  
於迎春苑俶至對於崇德殿賜襲衣玉帶金銀器玉鞍  
勒馬錦綵萬匹錢千萬賓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器幣

鞍馬有差卽日宴俶長春殿令劉鋹李煜預坐俶貢白  
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  
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  
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櫓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  
樽壘酸竽各一金飾瑇瑁器三十事金釵藤盤二金釵  
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眞珠花三叢七寶飾食  
案十銀樽壘十酸竽副焉金釵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  
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釵大盤十銀裝鼓二  
七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篋篋方響羯鼓各四紅  
牙藥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



萬斤蘇木萬斤上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  
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四月會  
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  
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  
蒙朝廷賜以劔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  
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  
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  
罹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會  
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  
皆許解罷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

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俶再上表臣慶遇  
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筭之  
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  
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  
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  
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  
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  
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  
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  
家春雷發聲元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

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脩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旣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

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繪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勲於策府近者慶沖人之踐祚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旣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卽以禮賢宅賜之惟濬爲節度使兼

侍中惟治爲節度使惟演爲團練使惟願暨姪郁昱並  
爲刺史弟儀信並爲觀察使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  
節度使體貌隆盛冠絕一時是歲七月中元京城張燈  
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八月令兩浙  
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十  
四艘所過以兵護送杭州貢俶樂人凡八十有一人詔  
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俶上表謝上親畫  
付中書送史館四年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上  
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賜羊三  
百酒十斛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

先至假寐以待旦上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冷  
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特輟御前二大燭以賜之令先  
赴前頓上嘗賜從臣食於中路頓并賜衛士羊臂臠卮  
酒觀其飲啖上見其雄壯因顧俶俶進曰所謂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者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  
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  
血刃深可嘉也俶頓首謝俶中途被足疾車駕親臨問  
令太醫然艾以灸疾尋愈還京策勲宰相進擬加食邑  
萬戶實封千戶上卽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  
千戶五年八月俶被病上臨問賜白金萬兩錢千萬絹

萬匹金器千兩賜其子惟濬惟治白金各萬兩是冬車  
駕幸大名府詔俶乘肩輿卽路六年又被病賜告久之  
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  
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八年十二月上  
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  
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  
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  
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  
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隳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不  
許表三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大輅繁

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勲德度越典常咨手舊  
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辭敦諭再三  
確乎不拔用曲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  
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  
掃境來朝舉宗宿衛籍其土宇入于朝廷式昭職員胙  
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真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異  
用答忠順而乃屢形表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  
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橐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  
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之名勉狗由衷之請其  
乃世祚明德存於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輔之任

極馭貴之爵增衍食之封非足疇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碗盞等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上爲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仍正衙備禮發冊曰皇帝若曰昊穹眷祐賢哲挺生稟象

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爲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沒也峻徽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令德奠東南之奧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翊戴於累朝克惠綏於一境世傳威略志慕聲明當武庫戢兵洞閱詩書之府泊秣陵問罪雄張犄角之師致區

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逮于纂紹益享崇高蘊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予嘉乃功荐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屢辭卻穀之權難奪范宣之讓朕深惟勲舊俾就養頤爰出殿於大邦庶聿臻於眉壽式緊元老永輔眇躬何天道之難諶而梁木之斯壞長沙旣往空存甲令之勲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賙賻從於異等嗟悼廢於臨朝寧酬柱石之勲未極君臣之分庸加典則以厚始終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冊贈爾爲秦國王嗚呼德無不報子

敢忘於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欽於天命嗚呼哀哉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卒子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絕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在吳越日自編其詩數百首爲正本集因陶穀奉使至杭州求爲之序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所上乘輿服物器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列傳 三十一  
玩制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  
謹如此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爲僧  
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  
來俶卽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  
一紅綠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數屬久病  
家居有黃門趙海被酒造其第求見因出藥數丸謂俶  
曰此頗療目疾願王卽餌之俶卽餌焉旣去家人皆惶  
駭不測俶曰此但醉耳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  
海繫獄決杖流海島初俶爲胡進思所立廢其兄侬徙  
越州資給豐厚進思屢請除之恐爲後患俶泣曰若殺

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  
退俶慮進思害侬遣親將薛溫爲侬守衛戒之曰委汝  
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溫至越旬餘有  
二卒夜持刃踰垣入侬闔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  
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疽  
發背卒後左右屢有以侬爲言俶終拒之侬居越州二  
十餘年卒俶自建隆已來貢奉不絕及用兵江左所貢  
數十倍先是鏐與戰士多賜已姓後俶歸朝皆稱同宗  
淳化三年詔令復本姓又浙中劉氏避鏐諱改爲金氏  
亦令還故景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爲司天監真宗以

先朝所賜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子惟演等復表上之詔  
賜錢五萬貫仍各賜第一區子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  
潛惟濟惟渲至韶州團練使惟灝賀州團練使惟潛至  
左龍武將軍獎州刺史惟演自有傳

惟濬字禹川倣嫡子也裁數歲倣表授鎮海鎮東兩軍  
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鈐轄兩浙管內土客諸軍事建  
隆元年加檢校太傅三年領建武軍節度乾德初加檢  
校太尉是年冬來朝因侍祠南郊六年復來朝侍郊祀  
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開寶二年授鎮  
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

運等使未幾來朝太祖召宴苑中令黃門奏簫韶樂與  
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玉帶珠綴衣水精鞍勒御馬賜賚  
鉅萬計月餘遣歸辭曰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四年  
又來朝因侍祠南郊寵待殊等及大兵征金陵惟濬從  
父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九年隨倣入朝倣先歸留惟  
濬扈從郊祀西洛太宗卽位加兼侍中太平興國二年  
丁母妃孫氏憂起復加鎮東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  
員外置同正倣將入朝惟濬先奉方物來貢詔戶部郎  
中侯涉至泗州迎勞之賜賚無算并增其食邑三年隨  
倣來朝倣盡獻浙右之地改封淮海國王徙惟濬淮南



節度是冬郊祀恩加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及從征幽薊  
又從幸大名雍熙元年郊祀改山南東道節度四年徙  
鎮安州惟濬雖再移鎮常留京師端拱初籍田封蕭國  
公俄倣薨起復加兼中書令惟濬與倣諸子共進錢金  
綾羅犀玉帶笏犀角象牙丁香金玉馬腦鞍勒金玉珠  
翠首飾樂器博具器皿什物馬橐駝牛驢車凡數十萬  
計倣妻俞氏又進金銀十餘萬犀二十株通犀頰犀玉  
帶二十二條水晶佛像十二事惟濬又進女樂十人上  
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之淳化初杭州以錢氏家  
廟所藏唐梁以來累朝所賜玉冊竹冊各三副鐵券一

來上上悉以賜惟濬明年春得疾暴卒年三十七廢朝  
二日追封邠王諡安僖中使典喪事子守吉守讓守吉  
至西京作坊使守讓字希仲以蔭累遷供備庫使天禧  
四年錄諸國之後加領榮州刺史改東染院使卒守讓  
頗勤學爲文章退居多閉關讀書屢獻歌頌真宗優詔  
褒獎有集二十卷子恕娶曹王元偁女長安縣主  
惟治字和世廢王侑之長子侑初遷於越而惟治生倣  
愛之養爲己子幼好讀書八歲授兩浙牙內諸軍指揮  
使判軍糧營田事又改德化軍使遷檢校太保台州團  
練使乾德四年四月制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

衙職與惟濬節旄同日而至國人榮之王師討江南惟  
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勲改奉國軍節度俶入朝命惟  
治權發遣軍國事俶還令奉幣入貢撫諭命賜甚厚惟  
治又獻塗金銀香師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髹合釦金  
羹器萬事吳繚綾千匹辭日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  
金銀器繒綵踰萬計太宗嗣位進檢校太尉太平興國  
三年俶再入覲又權國事一夕廐中火惟治率兵臨高  
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  
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仗背於府門俶既  
納土朝廷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惟治奉兵民圖籍

帑廩管籥授旻與其弟惟渲惟灝歸朝次近郊遣內侍  
護諸司供帳迎勞至京師即日召對長春殿賜衣服金  
帶鞍勒馬器幣改領鎮國軍節度五年八月車駕幸俶  
第召見惟治賜白金萬兩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  
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書  
甚衆太宗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姪多工草書因命  
翰林書學賀丕顯詣其第徧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僧  
亞栖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爲工耳惟治嘗以鍾繇  
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爲獻優詔褒答雍熙三年  
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前

六日曲宴內殿惟治獻詩帝覽之悅酒半遣小黃門密諭北面之寄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設厨饌於城門以待使傳初惟濬雖俶嫡嗣然俶以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再俾權國務嘗一夕俶暴疾孫妃悉斂符籙付惟治後惟濬知之甚恚恨泊入朝惟濬止奉朝請而委惟治藩任焉俶薨召還起復檢校太師移疾就第百日有司請罷奉特詔續給累上表請罷節鎮優詔不許惟治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咸平初僮奴以姦私殺人於庭事連閩閩真宗爲停按鞫止授右監門衛上將軍其子駕部員外郎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晚年頗貧置景德

中其弟惟演獻文上對宰相稱其公王之後能苦心翰墨令記其名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如聞惟治頗貧乏尤可軫惻特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卒年六十六贈太師初有司援統軍陳承昭孟珪例當贈東宮保傅上以俶奉上歸國優其贈典又聞羣臣家貧乏者不欲官給喪事爲罷詔葬錄其四子官及外弟子婿親校並甄擢之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慕皮陸爲詩有集十卷書迹多爲人藏祕晚年雖病廢猶或揮翰真宗嘗語惟演曰朕知惟治王書然以疾不欲

遣使往取卿爲求數輻進來翌日寫聖製詩數十章以  
獻賜白金千兩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  
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卽捧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三  
十年子丕字簡之幼好學雍熙中俶上言欲求舉進士  
太宗以其世家子特召試內署授祕書丞賜金紫累遷  
駕部郎中嘗知新淦縣又知衡州惟治卒以將作少監  
起復俄爲三司戶部判官卒於光祿少卿七十五卒  
惟濟字巖夫生七歲俶封漢南王奏補本府元從指揮  
使歷諸衛將軍領恩州刺史改東染院使真拜封州刺  
史真宗祀汾陰還燕近臣苑中命惟濟射發中的故

事刺史射不解箭帝賜解之且賜襲衣金帶其後請試  
郡命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  
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  
以左手舉七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  
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邪辭遂服帝  
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爲能  
吏矣徙潞州民相驚有外寇奔城而仆者相枕藉惟濟  
從容行視從騎甚省民乃安遷永州團練使改知成德  
軍仁宗卽位加檢校司空民有僞作白金質取緡錢者  
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責

餘直卽得之矣已而果然乃杖配之以吉州防禦使留  
再任遷虔州觀察使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  
燒銅錢灼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  
兒死其慘毒多此類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改保靜  
軍留後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餘貲帝賜白金二千  
兩所負公使錢七百餘萬卒贈平江節度使諡宣惠遣  
使護葬事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有玉季集二十卷惟  
濟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牽蔓滿獄重囚棄市  
或斷手足探肝膽用以威衆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也  
儼字誠允倣之異母弟也本名信淳化初改焉幼爲沙

門及長頗謹慎好學倣襲國封命爲鎮東軍安撫副使  
周顯德四年奏署衢州刺史太祖平揚州倣遣儼入賀  
命閤門副使武懷節齎詔迎勞賜賚甚厚及歸又賜玉  
帶名馬錦綵器皿開寶三年代兄倣知湖州充宣德軍  
安撫使倣奉詔攻毗陵命儼督漕運太平興國二年從  
倣之請授新媯儒等州觀察使仍知湖州儼兄儀爲慎  
瑞師等州觀察使入朝以儼爲隨州觀察使儀爲金州  
觀察使侍祠郊宮特詔升儼班於節度使之次儀卒儼  
換金州常從幸天駟監會賜從官馬太宗敕有司曰錢  
儼儒者宜擇馴馬給之未幾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咸

平六年卒年六十七贈昭化軍節度儼皆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爲文辭頗敏速富瞻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與朝廷文士遊歌詠不絕淳化初嘗獻皇猷錄咸平又獻光聖錄並有詔嘉答所著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忠懿王勲業志三卷又作貴溪叟自叙傳一卷善飲酒百卮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佐薨昱尚幼國人立侖遂

以昱爲咸寧大安二宮使俶嗣國承制授秀州刺史太祖受禪俶遣昱入貢與江南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賜以玉帶及平蜀復來賀歸國爲台州刺史俶得福州命昱守之王師討江南爲東面水陸行營應援使從俶入朝授白州刺史昱好學多聚書喜吟詠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俄獻太平興國錄求換臺省官令學士院召試制誥三篇改祕書監判尚書都省時新葺省署昱撰記奏御又嘗以鍾王墨跡八卷爲獻有詔褒美出知宋州改工部

侍郎歷典壽泗宿三州率無善政至道中郊祀當進秩  
太宗曰豈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以爲郢州團練  
使咸平二年表入朝以病不及陛見卒年五十七豈善  
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御書金花扇及急  
就章豈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謔  
生平交舊終日設宴未曾犯一人家諱有集二十卷然  
貪猥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涉雍熙中進士及第  
絳至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累典郡頗以幹力稱俶之羣  
從又有台州刺史仰之子昭序字著明好學喜聚書書  
多親寫知通利軍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衢州刺史俣

之子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俊敏工爲詩多驚句有集  
十卷蘇易簡爲序行於世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俶納其姊爲妃因擢處要職累遷  
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靜海  
軍節度事開寶初隨俶子惟濬入貢詔授光祿大夫檢  
校太保鎮東鎮海等軍行營司馬俶又私署中吳軍節  
度七年俶復遣承祐入貢賜襲衣玉帶鞍勒馬黃金器  
五百兩銀器三千兩雜綵五千匹且令諭旨於俶將有  
事於江表及王師渡江命內客省使丁德裕率步騎一  
千詔俶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潤承祐從俶克毗陵功

居多詔改中吳軍爲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太平興國中  
俶來朝盡獻其地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五年從幸大  
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數月卒贈太子太師  
中使護葬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爲奢侈每一飲  
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筯所居室中藝  
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  
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  
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  
祐卽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  
祐少時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旣寤以語

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  
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子誘至駕部郎中出爲淮南節  
度行軍司馬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  
元瓘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元瓘卒  
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俶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  
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  
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  
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  
士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



禮所部敵人不敢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業李煜歸朝  
錄其功真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初俶盡獻浙右地徙  
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  
中使護葬初秦王廷美之敗也有司按驗俶惟濬孫承  
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獨承禮無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其四十四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其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典宮  
列傳第二百四十

南漢劉氏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為潮州刺  
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謙為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  
水鎮遏使謙生隱謙卒隱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  
柔鎮南海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彥若代  
知柔以為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彥若威令不振事皆

決于隱彥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遠至江陵遷延不進乃以隱爲留後未幾授以節旄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卒弟陟襲位貞明三年僭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改名巖又改襲終改襲襲讀爲儼字書不載蓋其妄作也晉天福七年卒子玠嗣爲弟晟所殺晟遂自立性尤酷暴周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張卽晟長子也初名繼興封衛王襲父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張日與宮人波斯女等遊戲內官陳延受引女巫樊胡入宮言玉

皇遣樊胡命張爲太子皇帝乃于宮中施帷幄羅列珍玩設玉皇坐樊胡遠遊冠紫衣紫霞裙坐宣禍福令張再拜聽命嘗云瓊仙澄樞延受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宮掖宮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初龔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張漸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作燒煮剝剔刀山劔樹

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入輸百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張游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乾德中太祖命師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太祖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張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先是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等州開寶初張又舉

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張爲政昏暴民被其毒請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張使稱臣歸湖南舊地張不從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遺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是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豐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黠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

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旣大朝

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

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于劔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于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

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押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

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

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已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蹠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儉狃太原因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讎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

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巳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銀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八月

師至白霞銀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銀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澄樞遁歸銀遣大將伍彥柔領兵赴賀美等以奇兵伏南岸彥柔夜至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麾伏兵卒發彥柔衆大亂死者千人擒彥柔斬之梟首以示城中翌日城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銀令都統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



殺卒數百擒砮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  
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  
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  
兵數萬陣蓮葉山下初銀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  
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  
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踉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  
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  
大夫卿文遠銀始令塹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  
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  
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銀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

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銀使速度諸險二月過  
馬逕去廣城十里砮于雙女山下銀聞之取舶船十餘  
艘載金寶如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  
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銀懼遣其右僕射蕭濯奉表詣  
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使者乞部送赴闕師  
遂頓城外銀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爲郭崇岳所  
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爲拒扞之備美等乃進  
攻保興迎戰大爲所敗美乘風縱火煙埃坌起崇岳死  
於亂兵城旣破銀盡焚其府庫美擒銀及龔澄樞李托  
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縻於龍德宮保興逃

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闖工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銀至江陵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銀銀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銀曰何爲在此曰先主歲貢大朝輜重比至荊州乃令師進至邸于此造車以給饋運爾銀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涕久之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銀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澄樞托崇譽翌日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僞

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灌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初龔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銀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

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  
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  
日擒銀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  
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四年詔  
銀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年李煜平遷左監門  
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  
年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銀體質  
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  
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  
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銀好工巧習以成

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乘  
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銀卮酒  
銀疑爲酖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  
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  
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  
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  
以賜銀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銀預之  
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  
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  
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此類也銀子守節

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帝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  
守素咸平中爲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  
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  
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爲閣門祇候守通供  
奉官守正子克昌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

龔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遊幼事龔爲內供  
奉官累遷內給事晟龔位任閹人林延遇爲甘泉宮使  
頗預政事延遇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  
卽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  
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

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  
澄樞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巖  
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龔當敗國事遂改名龔後銀  
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龔爲內府局令  
晟龔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  
銀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  
女於銀銀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  
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  
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太祖命師伐銀旣克

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鋹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也托俛首不能對鋹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筭晟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鋹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譽縱火焚倉廩擒至京與

李托同戮

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遂白崇徹日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鋹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爲効命鋹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其專林林之對也既限黨卒

燔餘兵在萬也賈王崇燔不為故命遷州至京太師喉

韞奪其兵林自是尋常州州太師命調史洛洛野命崇

人百翁太離離如王苗為其亦之曾六國軍也遷慈百

燔燾藉崇譽對其軍以察之崇譽自崇燔日以引

幾命崇燔升之幾護於也西其面洛洛於給進融錄崇

燔世恩嘗歡大絲與對恩升林林平之對恩為時不泯

番崇燔實陝南其人建獎為內對自是亦前黃其書言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

劉銀傳上蔡人○冊府元龜作彭城人

有余延業者○宋通鑑作韓延業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一  
世家五  
北漢劉氏

北漢劉繼元并州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嗣位周祖為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因泣下珙遂勸繕完甲兵招集亡命為自全計及聞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漢太后下令遣馮道詣徐州迎

崇子贊爲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爲帝矣復何慮哉少尹李驤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孟津以觀其變徐州位定然後歸晉陽卽郭公不敢動矣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間我父子遽令左右曳出斬之驤曰僕負王佐才今日爲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有病妻願同戮於市崇並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志俄周祖爲衆所推降封贊湘陰公崇遣使奉書周祖乞贊歸藩使還知贊已死崇慟哭爲驤立祠遂卽皇帝位國仍號漢仍稱乾祐年改名旻以子鈞爲太原尹判官趙華鄭珙爲

宰相陳光裕爲宣徽使賫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祖故事約爲父子契丹主許之遣政事令燕王耶律述軋上樞使高勳策崇爲大漢神武皇帝自是數侵晉絳高平之敗崇單騎遁歸由此喪氣不敢復出師顯德元年崇卒鈞襲位鈞舊名承鈞後止名鈞改元天會以衛融爲相段常爲樞密使蔚進掌親軍子繼恩爲太原尹始建七廟於漢祖舊第號顯聖宮潛結江南西川爲外援六年冬鈞結契丹侵周明年正月周恭帝命太祖北征至陳橋驛衆推戴太祖卽位鈞與契丹兵皆遁去是夏李筠以上黨叛令判官囚監軍周光遜等送



於鈞稱臣求援鈞自至太平驛與鈞會遣其宣徽使盧贊將騎數千隨鈞入寇又遣其河陽節度范守圖援之及太祖親討前軍石守信高懷德破鈞衆於澤州獲守圖殺鈞兵數千鈞之沙谷砦又爲折德辰所破斬首五百級九月昭義李繼勳率師入鈞平遙虜獲甚衆建隆二年冬繼勳又敗鈞兵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三年二月鈞侵晉潞二州守將擊走之三月太祖詔河東降人徙家於邢洛計口給粟四月太原民四百七十人降七月鈞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並補內殿直四年八月邢州王全贊率師攻樂平

鈞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千八百人降全贊未幾鈞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與契丹悉兵來救樂平三戰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爲平晉軍以降兵爲傲順軍賜以錢帛靜陽十八砦遂相率來降九月鈞復引契丹攻平晉軍太祖遣洛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將步騎萬餘救之未至而鈞遁去乾德二年二月李繼勳與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兵攻遼州鈞遣郝貴超來援戰于城下大敗刺史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

美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勳賜延韜等襲衣銀帶器幣鞍勒馬其降兵以效順懷恩爲名是月府州擒鈞衛州刺史楊璘以獻又鈞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降賜審玉襲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鞍勒馬仍賜名承璿以爲左千牛衛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四月太祖遣馬軍都校劉光將兵戍潞備鈞入侵五年三月鈞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砦降鎮州四月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以鴻唐砦降鎮州六年正月偏成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降晉州三月鎮州守將攻破鈞馬鞍山砦七月鈞烏玉砦主胡遇等百三十九人降鎮州

初鈞自李筠敗狼狽而歸旦夕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爲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中書事以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誅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稟我命其罪二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常三也鈞皇恐曰父爲子隱願赦罪契丹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終以勢力窘弱憂憤成疾是月卒年四十三繼恩嗣位初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

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  
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二生路故終其世  
不加兵焉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晉初爲護聖營卒  
漢祖典禁兵以釗崇壻釋其籍館門下漢祖後領方鎮  
爵位通顯釗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卽  
引佩刀刺妻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尚幼漢祖  
合鈞養爲子遂冒姓劉八月太祖詔伐繼恩以內客省  
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李繼  
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  
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前鋒

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軍節度趙贊爲  
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  
爲都監九月繼勳敗繼恩軍於洞渦河其左勝軍使李  
瓊來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初鈞謂郭無爲曰繼恩庸  
懦何堪付後事無爲亦以爲然至是繼恩獨處一室行  
喪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或勸召之繼恩猶豫  
不決有侯霸榮者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  
爲盜并汾間鈞用爲散指揮使戍樂平建隆中率所部  
來歸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鈞署供奉官至是謀持  
繼恩首獻太祖遂乘繼恩無備白晝挺刃而入反扃其

門繼恩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搯胷弑之年二十四時立  
六十日矣無爲遣卒登梯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繼元  
本姓何初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  
養繼元爲子繼元旣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爲援開  
寶二年春太祖詔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將兵先赴  
太原太祖遂親征以繼元大谷合梁文陟爲太子洗馬  
郊令張續爲右贊善大夫太祖將至繼勳敗繼元兵於  
城下其憲州推官史昭文以州來降升本州刺史乃壅  
汾水灌其城又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滄州繼元方恃  
契丹爲援守陴者揚言旦夕契丹至四月何繼筠敗契

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城中  
由是喪氣知嵐州趙文度遂來降閏五月南城爲汾水  
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隄觀焉登望樓者見繼元殺其  
相郭無爲城中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  
戰具反爲攻兵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傳呼壁外繼  
元降太祖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入作使趙遂曰受降  
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諜者也太常博  
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  
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  
國爲隣今日與陛下爲臣葭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

輓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爲多失之未足爲辱今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恐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九年八月太祖又遣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討之時繼元謀者趙訓爲晉州所捕械送于朝太祖命釋之給服裝放歸又遣郭進入忻代路郝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彥進齊超入沁州路孫晏宣

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彥璋入石州路九月党進敗繼元兵數千獲馬千餘郭進得山北民三萬七千餘十月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并州境燔四十餘砦獲牛羊數千郭進又破壽陽得民九千穆彥璋入并州境得民二千党進又敗繼元兵千餘於城下是月太宗卽位召諸將還太平興國二年繼元胡桃砦指揮使史溫等以其民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爲可太宗意遂決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鴈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

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  
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  
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王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  
正爲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遂遣宣徽南院使  
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以驍  
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初  
繼元遣子續質於契丹契丹爲進所敗繼元又遣健步  
間道賫蠟丸帛書求救進又得之徇於城下繼元外援  
不至饒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  
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

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  
手詔諭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陴者不納繼元不能知太  
宗躬擐甲胄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  
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每給矢必數百  
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  
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爲我畜也五月庚辰繼元宣徽使  
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爲出戰禽而戮之繼元遂斬超  
妻子投其首城外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降  
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  
諭之曰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

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  
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  
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勲奉  
表請降太宗賜勲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  
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太宗幸城北張  
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遲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  
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  
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  
帶器幣鞍勒馬有差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  
征卽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得降爾太宗

籍軍中亡投繼元者數百人選其巨室者以從軍法餘  
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詔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  
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館於行在所給賜甚厚其相李暉  
等授官有差命中使康仁寶監之繼元獻其宮妓百餘  
悉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寶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所  
過續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頒賚六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以繼元爲節度  
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遺奏以其子  
三猪爲託太宗惻然哀之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賙  
賻加等葬事官給時三猪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

副使家居賜祿初太宗征繼元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  
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爲師必  
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詔攻城諸將曰我以端  
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  
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  
亡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  
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  
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  
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郤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  
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

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  
爾守節後爲崇儀使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遷右  
武衛將軍改右驍衛將軍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進士調南樂主  
簿歷齊澶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漢初爲太原觀察  
支使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太祖立李筠據上  
黨遣使降劉鈞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宣徽使  
盧贊入潞州監筠軍贊與筠不協鈞遣融和解之會筠  
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  
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



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爲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搥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傅其創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旣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爲書諭鈞言俟周光遜等歸朝卽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舒黃三州開寶六年卒年六十九子偁儔孫齊並進士及第

趙文度薊州漁陽人父玉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兗

劉守光破滄州收兗親屬盡戮之兗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同光初爲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玉能存呂氏之孤翕然稱之明宗朝琦至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中琦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玉已卒矣文度入洛舉進士琦薦於主司馬裔孫擢甲科歷徐兗陳許四鎮從事漢初爲河東掌書記文度捷給善戲謔劉崇雅愛之及稱帝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爲不協出知汾州徙嵐州太祖開寶二年親征晉陽遣偏師圍嵐

文度危蹙請降待罪行宮太祖命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器幣甚厚其官屬賜物有差文度本名弘以犯宣祖廟諱賜今名師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徙華州不宣制而告敕同宣制之例又徙耀州凡歷三鎮七年卒年六十一文度善爲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文度之降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子昌圖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李惲字孟深開封陽武人漢乾祐中舉進士客游嵐州會劉崇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時母在鄉里惲不知存亡居常戚戚但以奕棋

沈飲爲務攻事多廢劉繼元頻以爲言惲不介意後方與僧奕棋繼元命近侍直抵惲前取局焚之惲怡然徐詣繼元謝繼元因切責之明日別造新局奕棋如故太宗克太原爲殿中監始知母亡表求追服母喪不許出知廣州遷司農卿連知許孟二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卒年七十三惲性踈達善談名理年少時好滑稽及爲相頗事持重初與王溥李昉同年登第太原平相見敘舊情好益固論者美之子存誠駕部員外郎存信左侍禁閤門祇候

馬峰并州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

原平太宗以爲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峰善服餌養生體強無疾性鄙吝頗好持論雍熙元年卒年八十餘

郭無爲青州千乘人少博學有辭辯爲道士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爲杖策謁於軍門周祖一見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爲縱橫家流今公握重兵不宜親之無爲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會劉鈞將兵援李筠將發太原其大臣趙華諫曰筠舉動輕易今起兵應之未見其可鈞怒不顧遂行及筠敗鈞狼狽而歸由是重文學之士且日夕懼宋師至頗求有智謀者

與之計事段常薦無爲於鈞鈞以諫議大夫召之及至與語大悅尋遷吏部侍郎叅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秉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誅段常遂以無爲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病與無爲語及後事謂其子繼恩不才無爲亦言其然繼恩旣立知其事欲誅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侯霸榮弒繼恩無爲爲使人殺霸榮并人疑無爲初授意於霸榮後殺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爲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羣臣契丹使亦在焉無爲慟哭於庭曰今日以空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死傳  
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遽降階持其  
手引無爲升坐蓋無爲欲以動衆心也及太祖親征長  
圍旣合無爲請自將兵夜出擊圍欲自拔來歸值天陰  
晦而止閹人衛德貴告其事會太祖壅汾水浸城城中  
人情大懼繼元乃殺無爲以徇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考證

郭無爲傳青州千乘人○十國春秋云棣州人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考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二

世家六

湖南周氏

荆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郡守官屬皆自署至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景遣大將邊鎬

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封希萼爲楚王居洪州希崇鎮舒居楊州宋興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朝皆爲美官景以鎬爲潭帥會朗州衆亂推衙將劉言爲留後言以行逢爲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達行軍何景真與行逢帥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言遣使上言長沙兵亂焚燒公府請移治朗州周祖卽以言爲朗帥王進達爲潭帥行逢爲潭州行軍司馬領集州刺史未幾進達寇朗州害劉言周祖卽以進達爲朗州節度以行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軍府事

初朗州人謂劉言爲劉齧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謠云馬去不用鞭齧牙過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爲劉言所逐而言亦被害顯德中世宗將用師淮甸詔朗州王進達出師入鄂州界進達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達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達敗走爲叔嗣所殺迎行逢爲節度行逢至卽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州軍事兼侍中盡有湖南之地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鎮盡心爲治辟署官屬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壻求補吏不許返給以耒耜語

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邪  
姑歸懇田以自活其公正多此類條教簡約民皆悅之  
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者必寘於法麾下之人重  
足累息有何景山者爲王進達記室常狎侮行逢及行  
逢爲帥署景山益陽令數月縛投於江又館驛巡官鄧  
洵美與翰林學士李昉同年進士會昉使行逢召至傳  
舍與話終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黜爲易俗場官潛遣  
殺之由是士流不附馬氏舊僚有天策府學士徐仲雅  
性滑稽頗恃才倨傲行逢以爲節度判官行逢多署溪  
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疆

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  
地孰敢不懼行逢不悅擯斥仲雅行逢妻潘氏貌醜性  
剛狠行逢爲帥妻不爲屈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  
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  
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建隆三年十月行逢卒追封  
汝南郡王子保權年十一初爲武平軍節度副使太祖  
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初行逢  
疾且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  
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  
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行逢卒明年春

文表果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盡滅周氏保權  
乞師於朝廷江陵高繼冲亦以其事聞上遣中使趙璠  
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慕  
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爲  
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  
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氈毯使張繼勳染院副使康  
延澤內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將步騎往平之又發安復  
等十州兵會于襄陽師及江陵趙璠至潭州文表已爲  
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爲文表已平而  
王師繼進不已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令閤門使丁

德裕先路安撫及至城下從富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內  
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奉詔不敢與戰退軍以  
須朝旨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  
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旣殄是有大造  
於爾輩反拒王師何也無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出  
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還朗州焚廬舍廩  
庫皆盡驅畧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爲之一空王師長驅  
而南獲從富於西山下梟首朝市其大將汪端劫保權  
并家屬棄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武懷節分  
兵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畧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湘



悉平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爲第令居焉仍下詔朗州增築行逢之墓保權乾德五年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

李觀象桂州臨桂人行逢署爲掌書記行逢性殘忍多誅殺觀象懼及禍清苦自勵以求知遇帳幃寢衣悉以紙爲之行逢頗加信任軍府之政一皆取決觀象涉經史有文辭忌才怙寵湖南士人多爲所排擯行逢臨終託以後事令其子保權善待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爲唇齒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聞觀象嘗爲保權畫謀以爲左補闕

張文表朗州武陵人從王進達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之常欲誅文表未有以發及行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坐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

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殼弓弩但按膝叱之文表遂害  
簡及坐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衆以禦文表  
保權泣謂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墳土未乾文表構  
逆軍府安危在此一舉諸公勉之衆皆感憤遂破其衆  
於平津亭擒文表鬻而食之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  
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  
也及敗梟首于朗陵市

荆南高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峽石人祖季興唐末爲  
荆南節度歷梁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傅中  
書令五代史有傳從誨生保融以長興初蔭補太子舍

人賜緋晉天福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內外諸軍俄遷節  
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太傅漢初從  
誨卒權知軍府事制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  
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遣翰林使郭允明賜衣幣  
乾祐二年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周廣順初加兼中書令  
封勃海郡王正衙命使禮部尚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  
景範發冊命仍賜禮服冠劔顯德初進封南平王世宗  
卽位加守中書令世宗征淮南詔保融出水軍數千人  
抵夏口爲犄角淮甸平璽書褒美以絹數萬匹賞其軍  
世宗將議伐蜀保融上言請率舟師趣三峽六年恭帝

卽位加守太保宋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是歲八月卒年四十一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物兵部尚書李濤兵部郎中率汀持節冊贈太尉諡正懿保融性迂闊淹緩御兵治民一時術畧政事悉委於母弟保勗焉子繼冲繼充繼充至歸州刺史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保融嗣政令判內外諸軍事周廣順元年加檢校太傅充荆南節度副使顯德初從保融之請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融卒保勗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卽授以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其

弟保寅入貢初保融於紀南城北決江水瀦之七里餘謂之北海以闕行者至是太祖因保寅歸諭旨令決去使道路無阻保勗幼多病體貌臞瘠淫泆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保勗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政事不治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侍中遣御厨使李光睿賻祭初保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爲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續通志卷之四十三 列傳  
繼冲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  
爲荆南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冲爲節度  
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四年正月制授繼冲爲檢校太  
保江陵尹荆南節度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  
朝廷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冲卽遣親校李  
景威將之而往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至繼冲  
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卽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  
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厨使郃岳持詔安撫樞密承旨王  
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  
以賜繼冲授繼冲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

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黃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  
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攻爲右驍衛將軍王昭  
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冲籍管內芻糧錢  
帛之數來上又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復遣  
支使王崇範詣闕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  
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繡帷幕二百事三月詔鞍轡庫使  
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冲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以  
保融兄弟諸父江陵少尹保紳爲衛尉卿節院使保寅  
爲將作監充內作坊使左衙都將保緒爲鴻臚少卿右  
衙都將保節爲司農少卿合州刺史從翊爲右衛將軍

衙將保遜爲左監門衛將軍巴州刺史保衡爲歸州刺史知峽州事保膺爲本州刺史衙將從詵爲右衙率府率從讓爲左清道率府率從謙爲左司禦率府率又以王崇範爲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脩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別賜管內符印五月保紳等來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會是歲將郊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等賜賚甚厚郊禋畢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

僚佐部內亦治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保寅字齊巽晉天福七年以蔭授太子舍人賜緋累加檢校司空兄保融襲封奏署節院使賜金紫宋興保勗旣襲封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爲他人取富貴資保勗不聽王師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第一區俄知宿州乾德四年

丁外艱起復轉少府監開寶五年知懷州歷司農衛尉  
二卿是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爲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  
抑制保寅心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之制詔從之又爲  
西川諸州都巡檢使改光祿卿歷知同汝二州改光化  
軍卒年六十八廢朝賻錢十萬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  
王欽若並妙年始趨學在同州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  
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皆獎拔許以遠大議者  
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並進士及第輔政至  
祕書丞輔之至太常丞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

游荆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爲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  
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祕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  
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  
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  
州刺史賜資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  
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  
學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讐校老而不廢好著撰  
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傭  
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又撰  
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子謂讜並進

士及第  
梁延嗣京兆長安人少事高季興頗見委任表授檢校  
司空領綿州刺史充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事四帥  
人稱其忠蓋繼冲之納土也延嗣亦嘗勸之復率荆之  
水軍從慕容延釗越戰太祖嘉之授復州防禦使充湖  
南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  
朝太祖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  
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延嗣頗知書好接士嘗暴疾  
襏於城隍神是夕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開寶  
九年卒八十一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知  
書好兵法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延鈞後唐長  
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爲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  
延義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義據其位署其黨黃  
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爲漳州刺史許文禎爲汀州刺  
史時審知子延政爲建州刺史亦僭稱帝泉人念王氏  
失國羣逆分據時從效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  
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興復王氏從效倡  
言吾等皆受王氏恩遇今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  
可謂忠義乎聞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以復王氏苟

先賢列傳 卷之三 列傳 卅  
一旦功先成王氏復位我輩何面見之邪於是忠順思  
安置酒從效家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  
白梃踰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顛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  
爲刺史從效等三人自署爲統帥洪進等皆爲指揮使  
繼勳令送紹顛首於建州奉延政爲主延政遂送款於  
江南李景文進率衆攻泉州爲從效所敗會景遣將討  
王氏之亂圍福州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將但克汀建  
而歸福州入於錢氏從效以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  
泉二州留後李景卽建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泉  
漳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景累授從效同平

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從效出自寒微  
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常衣布素置公服  
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  
愛之部內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效奉之甚  
謹資給豐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世宗征淮南  
李景以兵十萬保紫金山從效累表於景言其頓兵老  
師形勢非便旣而果敗江北之地盡入於中朝從效遣  
衙將蔡仲贊等爲商人以帛書表置革帶中自鄂路送  
款內附又遣別駕黃禹錫間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帶龍  
腦香數十斤爲貢世宗錫詔書嘉納之從效又乞置邸



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慮其非便不許宋初從效遂上表稱藩貢奉不絕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討已頗懼遣其從子紹鎡齎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從效疽發背卒年五十七僞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鎡紹鎡爲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鎡在金陵紹鎡尙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等率兵劫從效遷東亭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爲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明年洪進又廢漢思而自立從效再從弟仁諲淳化中爲泗州長史有清節官散奉薄雖藜藿不充未嘗妄干人太宗聞

之詔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大中祥符七年從效孫丕式詣闕上從效所受太祖朝制書授三班借職書之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從效殺黃紹頗將以紹頗首送建州請出兵爲援羣下以道阻賊盛憚其行洪進慮事久生變獨請往至尤溪賊數千人遮道不得前洪進給賊曰福州泉州已爲義師所襲爾輩復爲何人戍守卽持紹頗首示之曰我送此於建州迎嗣君以歸國爾輩將安歸乎賊遂潰渠帥數人皆聽命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以爲本州馬步行軍都

校是歲晉開運元年也自是漳州殺程贇迎延政從子繼成爲刺史許文稹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李景陷建州延政入江南明年泉州留從效劫王繼勳降江南景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洪進爲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鑑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鑑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爲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之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

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顯文顥皆爲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卽鎖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卽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爲政授吾印請吾蒞郡事將吏皆賀卽日遷漢思別墅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

進爲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威振四海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問道奉表自補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軍府事且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賚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奉表言爲衆所推因而總領州事以誠控告聽命於朝觀其傾輸尤足嘉尚但聞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然變詐多端屢移主帥恐其地里遼遠制御有所未遑朕以書軌大同恩威遠被嘉其款附已降詔書蓋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爲意想惟明哲當體朕懷

煜上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建隆四年遣使朝貢是冬又貢白金萬兩乳香茶藥萬斤煜復上言請寢洪進恩命太祖又以諭煜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顯爲節度副使文顯爲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歛於民第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差入錢以爲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顯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

至南劔州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卽位加檢校太師  
明年四月來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旣  
至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又增其食邑  
以其子文顥爲團練使文顥文頊並爲刺史洪進遂上  
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  
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  
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  
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雖  
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  
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

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  
土之榮檠戟在門龜綈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  
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尙阻雲龍  
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  
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  
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樽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  
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  
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  
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  
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

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立造稍霈鴻私  
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  
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各令市宅  
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杞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  
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  
以疾卒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忠順中使  
護喪葬事官給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  
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卽以手採取之  
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銛  
初爲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漳州刺史入貢至宿

州卒銛子文璉供奉官閤門祇候

文顯字仲達洪進領章泉節制署左神機指揮使遷泉  
州馬步軍使都督右軍押衙乾德初朝命平海軍節度  
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文顯通州團練使知  
泉州未幾代還時太宗征太原朝於行在久之出爲青  
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  
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顯等並分符  
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  
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爲仇官奉私藏同居異  
爨屢經赦宥而久積人言文顯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

之坐乞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顯等頗傷名教合寘  
邦刑以其父有忠勲未忍捐棄宜賜誠諭許其改過儻  
無悛革當正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  
監六年卒年六十五子宗憲歷虞部員外郎爲西京作  
坊使宗元殿中丞

文顯初爲泉州右軍散兵馬使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  
漳州朝命漳州刺史凡七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開  
寶末江南平洪進之第三子文顥入貢文顥不欲行乃  
遣文顯至京師自陳願留以俟父入覲太祖嘉之及洪  
進歸朝授文顥房州刺史會升房州爲節鎮換康州刺

史端拱初出知同州錢若水爲從事文顥深禮之委以  
郡政咸平初知耀州又徙徐州坐用刑失入責授左武  
衛大將軍知漣水軍上念其父納土效順復以爲康州  
刺史留京師大中祥符初議東封以濮州馳道所出命  
知州事須置供擬頗勤至詔褒之駕至召見勞問禮畢  
改衡州刺史特給內地刺史奉料未幾代還以老疾累  
表求致仕詔免朝謁歲給公費及月廩並如故六年卒  
年七十二

文顥始爲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授滁  
州刺史仍舊知州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久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列傳  
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海濮濰沂黃五州信陽軍所至  
無能稱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宗綬爲大理評事孫永弼  
永昇爲三班借職次子宗纘太子中舍

文頊本文顯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  
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頊始生乃以文  
頊爲子欲應其言初補泉州衙內都校又爲衙內都監  
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朝爲登州刺史滄棣有寇盜命  
爲巡檢使會以禁軍大校趙延溥爲登州團練使文頊  
改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五文頊頗知書亦工  
畫子宗絳爲殿中丞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考證

周行逢傳行逢妻潘氏○

臣人龍

按九國志行逢妻嚴

氏父廣遠仕馬氏為評事因以女妻行逢宋通鑑作

鄧氏三楚新錄及宋史作潘氏皆非

高保融傳○馬令南唐書作保庸

保融弟保勗○清異錄作保勉

保融長子繼冲字贊平○五代史繼冲字咸和

留從效傳泉州永春人○

臣琦

按五代史五國故事唐

紀傳南唐書皆作從効泉州桃林人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周三臣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

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  
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晉  
開運末漢祖建義於太原寘通帳下尋從漢祖至東京  
累遷爲軍校漢祖典衛兵以通爲衙隊副指揮使從討  
杜重威得銀青階檢校國子祭酒漢祖開國加檢校左  
僕射隱帝卽位遷奉國指揮使乾祐初周祖爲樞密使  
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  
遷本軍都虞候周祖鎮大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  
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

校領雷州刺史廣順初爲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  
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爲  
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  
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勑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  
度觀察留後周祖親郊正授節度并州劉崇南侵命通  
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之敗于高平以通爲太原  
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  
太保世宗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橫亘數百  
里堤塹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  
超浚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

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鹿及鼓城并葺祈州時  
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  
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  
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  
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  
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  
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命通爲京  
城都巡檢世宗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  
城街道命左龍武統軍薛可信右衛上將軍史佺右監

門衛上將軍蓋萬右羽林將軍康彥環分督四面通總  
領其役功未就世宗幸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  
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三年追  
叙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  
軍都虞候世宗幸壽春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爲  
歸德軍節度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  
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  
張鐸先赴滄州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帛卽領兵入契丹  
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  
副焉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

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卽位移領鄆州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卽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

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衆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畧幼病偃人目爲橐駝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于壁遽命去之

李筠并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爲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

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清泰初應募爲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汴京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死欒城延壽至常山爲永康王所繫契丹衆數萬據常山後北去留耶律解里衆纔二千騎又分別部首領楊衮以千騎掠邢洺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契丹與漢相雜解里性貪恣自奉削漢軍日食衆皆菜色筠乘其怨密與王蕘石公霸何福進等謀以閏七月二十九日伺契丹守闈者旦食撞寺鍾爲期相率入據兵庫次焚牙門大呼市人併力擊焉契丹衆大驚由

北門而出解里趣族乘列之於野明日集衆入郭力戰屬晉士卒分掠唯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郭外民千餘知契丹奔敗者持兵趣其族乘將劫之守者入郭馳告解里聞之遂挈族而去初筠建謀約諸將同力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首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百姓死者二千餘人諸將互伐其功筠詣故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子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道恐諸將爭功復亂乃以再榮前職貴加諸將權推爲留後人心遂定是戰筠功居多卽送欵漢

祖以其子赴朝漢祖深賞之以控鶴一軍力戰優加賜與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又爲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汴筠同郭崇從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彥超東奔廣順初權知滑州俄真拜義成軍節度數月改彰德軍節度會并人侵晉州王峻率師往拒筠亦請西征詔褒之又乞免黃澤關商稅奏可周祖征兗還次濮筠因朝獻馬賜襲衣金帶從至澶宴訖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命筠權知軍府思改宋亳以筠爲昭義軍節度三年加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制以筠及王殷何福進皆創業

功臣故並加恩焉顯德初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世宗卽位并人入侵其將張暉率先鋒自團栢谷入營梁侯驛攻劫堡柵所至焚畧盪盡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二千拒之令均營於太平驛驛東南距潞八十里失於偵邏暉凌晨奄至潞兵被甲介馬暉見之佯退潞兵追之并伏遂發令均且鬪且却步卒降并者數百人騎不復者百人餘衆還保潞世宗親征沁州降之命筠率沁之行營兵赴太原符彥卿戍州口拒契丹援兵彥卿請益師詔筠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旣至以偏師遶契丹後奮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二年筠破并軍於輸社

獲其將安濟康超等七十餘人三年筠遣行軍司馬范  
守圖率兵入遼州界殺并卒三百餘獲小校數人以獻  
四年又遣守圖入河東界降二砦五年筠自將入石會  
關破并人六砦是冬又破遼州長清砦擒其磁州刺史  
李戴興以獻俄又敗并人於境斬三百餘級六年平遼  
州獲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筠在鎮擅用  
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  
詔責而已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是秋令裨將劉繼忠  
將兵與吐渾入并境平賈家砦斬百餘級獲牛羊而還  
太祖建隆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卽欲拒

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僂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  
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  
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及太原劉鈞  
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  
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不  
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  
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旣  
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令  
幕府爲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閻丘仲卿獻策於筠曰公  
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

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  
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  
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  
我況有儋珪搶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  
力善用搶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執監軍  
亮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遣判官孫孚衙校  
劉繼忠送於劉筠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  
據其城劉筠遂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  
以臣禮迎謁見筠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筠封  
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

敢愛死不寤筠與周祖有世讐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  
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與贊不協鈞復命平  
章事衛融和解之筠有馬三千匹闢鞠場閱習日夜謀  
畫爲寇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  
高懷德將兵討之敕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  
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與監  
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攻大會砦下  
之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  
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卽日平爲大道與守信懷德  
會破筠衆數萬於澤南降者三千餘殺筠監軍使盧贊



擒筠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太祖至列柵圍之  
筠龍捷使王廷魯吐渾留後分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  
部自昭義來降筠益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  
死獲筠相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  
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  
焉以爲單州團練使以昭義軍節度副使趙處愿爲郢  
州刺史節度判官孫孚爲屯田郎中觀察判官史文通  
爲水部郎中前遼州衙內指揮使馬廷禹爲右監門衛  
將軍領壁州刺史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  
屏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吾曹增

福爾筠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謔初名榮避周世宗  
諱將改之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  
皆笑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時被攻城危劉謂筠曰  
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劉曰孤城危蹙破在俄  
頃今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  
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  
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計議皆云一心縣門旣發不  
可保矣儻劫公而降悔其可及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  
筠將赴火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旣購得  
之果生子焉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嘗

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四遷至皇城使歷單濟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知遼州開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四年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生於太原晉天福中仕爲殿直漢初從周祖征河中廣順初遷內殿直都知領泗州刺史改小底都指揮使二年改大內都點檢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遷殿前都指揮使三年加領泗州防禦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周祖寢疾召重進受

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世宗征劉崇戰于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旣而太祖先以麾下犯敵重贊繼領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衛兵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以功領忠武軍節度及進討太原又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世宗親征淮南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俄聞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促重進兵助之吳人以穀退爲懼乃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又發戰艦二百艘以張斷

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  
維以鐵索又刻木爲戰形立陣前號捷馬牌皮囊貯鐵  
蒺藜以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吳師奄至周師望其陣  
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  
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  
盛師朗數十人降二千人獲戈甲三十萬世宗大悅詔  
書褒諭卽以重進代穀爲行營招討使賜襲衣金帶王  
鞍名馬三年以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時李繼勳主  
壽春重進駐軍城北聞城南洞屋爲淮人所焚將議退  
軍會太祖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

爲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黔號黑大王張永  
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晏將吏多暴重進短後  
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  
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  
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飲酒親酌  
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  
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皆安李景知之密令人  
齎蠟書誘重進啗以厚利重進表其事時行濠州刺史  
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詔重進夾  
淮城正陽下蔡旣成上其圖俄又取淮兵二千餘於場

山北時圍壽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績邊鎬州帥數萬  
沂淮來援文績維舟淮南據紫金山山距壽數里設十  
餘砦連亘相望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  
爲饋路重進伺其城北展砦出兵擊之敗五千餘衆奪  
二砦獲器甲甚衆世宗幸壽宴從官召重進賜戎服玉  
帶金銀器繒綵鞍勒馬及克壽錄功加檢校太傅兼侍  
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爲招討使四年攻取濠州南關  
城其團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獲糧數萬斛從平楚  
州命先還揚州五年世宗在迎蠻遣重進將兵赴廬州  
會李景請畫江爲界世宗遂還留重進戍守景遣人以

牛酒來犒俄乃還鎮六年世宗北征次博州重進來朝  
賜宴行宮卽命將兵先趣北面及世宗駐瓦橋關重進  
與諸將率師而至時關南已平議進取幽州會世宗不  
豫而止卽命率所部趣河東次百井路敗并人五千餘  
斬二千餘級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尉改淮南道節度太  
祖卽位以韓令坤代爲侍衛都指揮使加重進中書令  
旣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  
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  
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  
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自以

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  
援李景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監軍安友規常爲重進  
所忌至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爲衆所拒踰城  
得脫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盡殺之太祖遣石守  
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僱四將率禁兵討重進會友規至  
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以爲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  
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  
反側令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大儀鎮  
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太祖徑  
至城下卽日拔之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殺思誨重進

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縱火自焚思誨亦  
爲其黨所害太祖入駐城西南閱逆黨數百人盡戮之  
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  
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  
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  
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  
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  
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  
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  
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

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為供奉官又有張崇  
 詒者周廣順初為樞密承旨二年出為解州刺史兩池  
 權鹽使多規畫鹽池利害顯德三年改德州又改泗州  
 澤州崇詒本名崇訓恭帝嗣位避諱改焉重進赴淮南  
 時道出泗上崇詒說以畜兵完城之計重進敗事露詔  
 捕之棄市籍其家守珣素滿大帥去數京相贊前密  
 于尚食刺取詒並遷於市既重進敗其賊自焚策賴州陳史重贊  
 重贊只梁州陳史重贊聞其賊自焚策賴州陳史重贊  
 為其黨河害太師人地姓西南閩賊黨獲百人盡燹之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考證

李重進傳吳遣將許文績邊鎬州帥數萬沂淮來援○

臣宗楷按五代舊史吳遣將三人許文績邊鎬朱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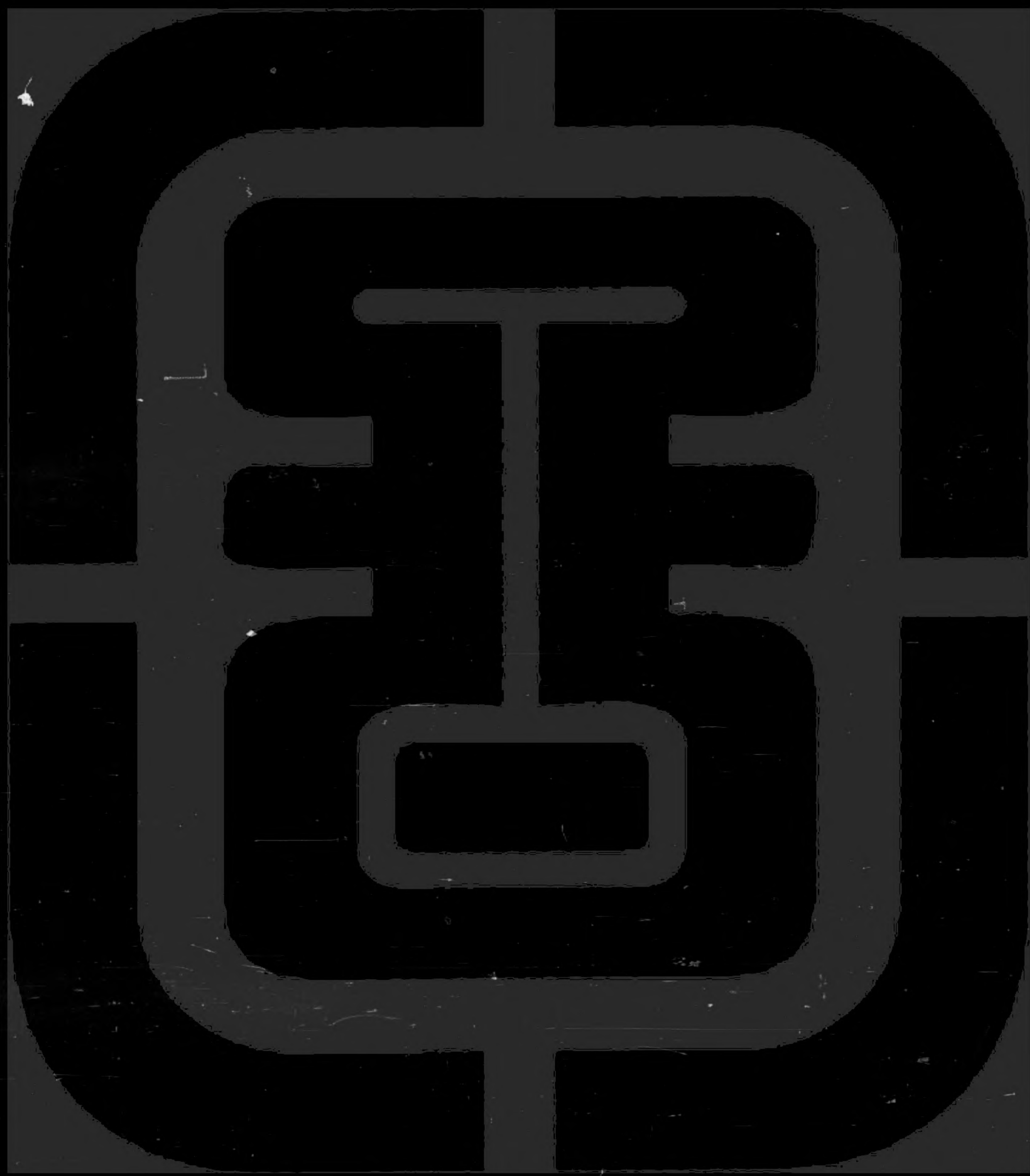
此傳止載二人州字疑亦衍文

北齊五傳二八

引宋書

李重進傳與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考證





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入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鬩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亦校明亮獲之械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

偽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金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翀以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庫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卽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己卯全餽

餞夢玉如平時潛殮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松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

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  
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  
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  
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  
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  
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之降義斌厲  
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  
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  
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  
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人人喜悅晞

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九百從官  
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錢三倍許攜南貨免稅於是  
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  
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  
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  
來經理三月丙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  
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砮糧援路絕全遣小  
校周興祖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  
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  
死守孤城汝問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

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琯久在盱眙雅意建閩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忤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忤亦垂涎代琯從吏尤力九月以琯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忤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已亥晞稷以戶部侍郎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琯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琯怨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琯素畏全狡亦俾留盱眙忤自揣資望視琯更淺曰琯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琯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琯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琯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夏全益刺兵鼓其黨靈悉尉丑數人額夏全來歸時  
 壽祥勸全曰天師為長兵怯對兵少卒不封甲于韓公  
 武劍則悉中其內車且趨且恐變不容殆則韓二人裝  
 去怯事會同謀坐為夏全煎然爵兵西入鼓其毒衣自  
 于數謀又其山東圖之也其且以天機是不  
 韓餘則夏全并同進用以燒夏全曰焚其類黨不難也  
 自謂資望顯赫更對曰韓之止夏全是為獻患非謂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金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并日  
 門列傳第二百三十六  
 又叛臣下即日大就歸神命為攝惠莖與數開  
 將表于李全下大笑夏全聘為卓暮謹尉丑其之意尉  
 寶慶三年三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  
 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  
 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  
 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  
 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

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瑋矣辛卯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拱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旣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翺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初姚翀從賈涉

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翀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杜來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四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和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大元大元兵

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羣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灤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

元將俚砮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砮奴俚砮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砮奴而推使投閣幾斃焉窩羅虎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狝狝大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狝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闢開幕今建闢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

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  
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與翀命  
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  
往來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要戮之來南望再拜就斃二  
妾之入翀及見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  
鬢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  
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輕准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  
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  
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  
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

賊將國安用閫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  
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  
所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  
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  
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  
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  
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  
百人有郭統制者投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  
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  
彭牒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



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儇每  
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卽提  
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  
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  
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  
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  
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  
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  
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  
旣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

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  
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托  
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迨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夏  
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  
得錢糧八月辛酉惠成進燕托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  
托往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卽  
日渡淮輸欵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  
之東西域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俾專  
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

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  
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承制  
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  
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  
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  
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  
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  
密與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  
又數致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

素推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辛酉與登城南  
樓飲殺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盡  
殺之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  
元年春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  
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  
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  
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  
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  
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笈厚募南匠

大治舩艫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筏下  
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  
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  
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池州求通泰入湖之  
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  
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爲嚴實及石小哥  
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奪青崖崗據之九月全歸海  
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  
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  
錢糧往往貿貨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

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  
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  
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  
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駿趙五嘯  
合亡命雜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  
艦陽言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嘗燕張國明等  
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  
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  
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  
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瑄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高郵

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  
禦爲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  
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  
謀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  
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分兵徇通泰以趨  
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  
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  
挾大元李宋三宣差恫疑虛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  
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  
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

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  
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旣見廟堂以百口  
保全不叛八月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  
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  
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庚午水陸數萬  
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  
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  
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陽求楊州裏言  
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  
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柝聲諾全言于

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  
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  
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帝則與果不受朝  
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  
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璈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  
取粘板鍊鐵錢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  
海亡命爲水手又給璈夫以大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  
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  
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  
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

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  
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  
船入湖爲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  
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  
柰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  
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  
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  
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  
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  
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

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詔見帝詔歷言全  
狀帝有憂色清之卽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  
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  
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  
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  
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  
刑賞軍國之大枋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  
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卽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  
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  
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

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  
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繆爲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  
富以嘯集儔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  
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狐假威以爲畏已犬吠主  
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遽斂攘於鹽邑繼掩襲  
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爲封豕以游食貪婪無厭  
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  
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  
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勦除  
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

氓期洗沈寃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  
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宥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  
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  
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  
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  
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  
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  
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欵乃心本朝馮垣于世环  
雖爲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  
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

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爲逆  
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  
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亦爲逆全謀害俱加  
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  
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也  
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礮夫恐欲  
走副都統丁勝劫閘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  
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  
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  
日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

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旣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璫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璫夫亟遣劉易卽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璫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迓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感之全得距堙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

百萬以降乙卯邦傑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旣入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度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度耶莫敢對旣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連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璫戴



友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崔福力戰自已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丁勝王鑑于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圯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青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日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

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

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甲午全兵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卽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

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

道遇于俊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闡易國明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恠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

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褫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彊歡有胸山于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卽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尊爲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爲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旣焚則一賊爾盜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誥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

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

爲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

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期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甲寅善湘來犒師二月命胡穎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遣趙楷往稟廟算三月庚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

等將萬五千人與于玠犄角取鹽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本整砦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韓亮戚永昇率多槳船及民船四百八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渭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砦于壽河拔農民脅從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

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  
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或墜後者  
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  
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虐至是洩憤無  
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  
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  
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  
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銳陣左右救乃勝楊  
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  
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

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連水汝等宜  
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  
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卽遣僞計  
議馮均潘于欵于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  
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  
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  
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  
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欵賊賊更來欵我于歸鄭衍  
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  
許奕萬戶兀林答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

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  
故而難於陰絕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己未大戰  
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孥過  
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甲子復大  
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  
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  
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  
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汙詔贈三官全  
子壇

宋史卷四百七十七

新降

